

论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性能

彭玉海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成都 610208;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动词概念隐喻的形成包含鲜明而独特的认知-逻辑概念模块和分类格式塔转换机制, 那就是隐喻构式中动作本体和喻体的外延内涵传承关系, 它同认知心理象似性一样, 成为动词隐喻构建与认知运作的重要思想内核和语义逻辑基础。外延内涵传承透过动作特有的外延内涵关系内容组构(方式)在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动词隐喻概念化的经验关联互动和范畴跨接与心理完形转换关系, 构成概念隐喻语义关联和认知加工中极为独特的逻辑-事件形态和概念化心理模型, 同时也是动词概念隐喻文化释出性的重要来源。阐释并厘清外延内涵传承转换这一问题, 将有益于在心智思维深层对动词概念隐喻进行范畴逻辑还原性认知阐释和相应认知语义描述, 对于深入、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动词概念隐喻的内在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动词概念隐喻; 动作外延-内涵; 内涵化属性; 格式塔转换; 外延内涵传承性能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动词概念隐喻具有独特的“起承转合”性能和属性, 而这一特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始于其外延内涵传承性能, 或者说突出地表现于外延内涵传承过程。外延内涵传承是动词概念隐喻逻辑属性和认知(心智)思维性能的实质反映, 也是语词概念关系内容的关联互动与转化、等同方式与机制的重要体现。动词概念隐喻的外延内涵传承借助动词事件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概念关系互动、转换以及新的概念内容的建立, 在二者之间提炼并获取表释本体事件的语义逻辑条件和认知依据, 从而以一事物来反映和表征另一事物、赋予动词以新的认知语义内容, 达成“理想化认知关联”和以此喻彼的认知隐喻目的。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的核心要义在于: 基于认知象似性的心理基础和意象关联, 在概念隐喻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构建概念信息互动转化和分类格式塔转换, 使动词隐喻获得据以实施分化(分解)、等同(认定)、代换、并置、覆盖等认知运作的概念(关系)逻辑和价值方式内容, 并在认知选择与认知凸显的概念化加工程序中促成其从语义不相容到语义相容的转变。本文将着重从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关系、外延内涵传承关系机理以及外延内涵传承运作等方面就这一语义逻辑-认知性能展开讨论。这将有益于在心智思维深层次上对动词概念隐喻进行范畴逻辑还原性认知阐释和相应认知语义描述, 并能为动词概念隐喻的精细化描写提供类层级结构上的概念逻辑心理空间, 为动词隐喻的概念(特征)置换性、映射性实质带来新的揭示。

1 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关系

动词概念隐喻体现的是有关于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独特的“认识性对应(epistemic correspondence)”关系内容(Croft & Cruse 2004: 197), 这在动作事象的认知事实层面和心

智想象层面都有反映。概念隐喻与人的(行为)经验认知和心智表达及意象化能力密不可分,人对物质世界行为的知觉、体验和心智表象是认知概念隐喻的重要基础,“人们通过‘感觉+知觉’接触世界,感知外部空间与对象,然后在心智中逐步形成抽象的表象能力。”(王寅 2023: 12)而与此关联的动作概念成分功能关系实现、意象链接与转换正是借由动作外延内涵内容的参与运作,建立起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认知系联性与概念表征通达性。很大程度上,概念关系的相互作用和转换、搭接是动词概念隐喻的重要概念逻辑和动作意识转化基础,而其核心即是动作概念外延内涵关系问题。动词概念隐喻过程中,“人们会自动激活与源域和目标域相关的特征、结构和关系等知识”,(赵继政,陈春菲,周榕 2018: 81)以建立动作本体、喻体之间的概念化联系和分类逻辑格式塔转换关系,这些关系内容所涉及的是其中动作认知对象的外延、内涵特征和信息,以及认知者的相关长时记忆、文化背景、百科知识以及动作的概念结构框架、概念表征等方面内容¹,并且对于文化主体来讲,那些潜藏于民族文化传统和经验意识之中的动作认知“体认性”内容也都会积极参与其中。

动词概念隐喻的内涵与外延是相对于动作语义表现的关系层级来讲的、所反映的是动词隐喻语义衍变所蕴含的动作事件概念关系实质²,它们同动词动作基义的上位概念(基本的内涵内容、本质属性)和它的射指以及动作事件喻义下位概念相关。其中内涵是指动作喻体所包含的上位特征或其概念属性特征的总合、基原性的动作特有属性和概念内容——动词概念隐喻本体动作借以扩展、延伸的本原动作概念信息和特征框架³,它以本原动作“集”的方式存在——其他转喻动作事件的输出源与生发点、寓附点,或者概念联结点与概念关系操作点。外延则是该上位特征(内涵内容)所涵盖或指向的动作意义范围,以及包含概念内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相类动作事象即动作喻义所对应的下位特征——喻体基原动作的认知辐射面(内涵特征的认知作用范围)、概念隐喻动作新的语义输出面或本体动作的产出面。因此,该外延在此实际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动作喻体本身指向的联想范围即它的本原射指面(外延₁),二是它所衍生或产出的新的动词喻义即动作本体事件(外延₂),二者分别进入动作喻体的辐射面和下位概念动作事件范围。例如: Ты поставил меня в неловкую ситуацию (你弄得我很尴尬) — Я попал в неловкую ситуацию (我让自己很尴尬); Они снова втянули меня в такой разговор и дело (他们又重新把我拽进了这一谈话和这件事情中) — Не успеешь оглянуться, как втянешься опять в эту жизнь (一转眼间又陷入了这种生活)。两组句子中动词 поставить-попасть, втянуть-втянуться 的本原动作语义即动作喻体“把……放入”(“无意中)来到……”和“把……拉入,拖入”(“不自觉地)进入到,来到……”分别基于认知象似的心理意象关联及相关射指动作的(类化)想象,进入到概念隐喻中的本体动作外延即“将他人置于某境地(‘他动’)”“(自己)陷于某境地(‘自动’)”(外延₂)和“使他人卷入到(所不情愿介入的)某一事件(‘他动’)”“(自己)陷入或落入到(所不情愿和喜欢的)某一事况(‘自动’)”(外延₂)。一方面动作基原-喻体在动作概念关系上把所指的下位-本体动作涵括在内,另一方面喻体物理实在动作的内涵也进入到抽象的(自动、他动)关系事件动作外延的认知想象和心理构建,并使后者成为自己的特定动作表现形式、动作变体(新创动作事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词概念隐喻动作外延所代表的实际是动作语义向外延伸、扩展的方向和范围,而动作内涵则是动作内容向外伸延的(概念属性)核心依据,二者联结、转化方式则是对认知词汇语义实质的一种概念关系形态反映和揭示。

进而言之,具有概念-事理联想关系的隐喻动作事象透过相应外延-内涵内容对应比照和心理象似性得以联结⁴,藉此可形成彼此之间的独特语义逻辑和概念承继关系与动作意象联类性,进而开展相应的“心理模型格式塔的运作”(雷卿 2014: 32)。例如,动词 резать 的内涵属性动作为“切、割,切割”,其外延行为一方面包括相关物理性质的动作类属成员(外延₁)⁵,比如“破开,划破”(Лодка режет волны; Молния режет тишину,)、“勒疼”(Ремень режет ему плечо,)、“刺痛”(Мороз режет лицо,)、“刺眼,刺耳”(Яркие краски режут глаза; Голос его режет слух.)等。另一方面指这一动作内涵向外生发所构建的概念隐喻下位动作

(外延₂), 例如: “伤害, 使心伤”(Грубость сына режет сердце мамы.) 或者 “使痛苦, 难过”(Речь его режет всех.), “削减, 删减”(Компания режет смету; Автор режет статью напополам.), “使下不来台”(Бригадир режет его грубым манером.), “让人不好过/跟人过不去”(У нас всё готово, только погода режет нас.). 其中概念隐喻认知延伸性的动作方式内容和新的语义内涵涉及多个方面(情感、社会行为、智力活动和自然现象、过程等), 但都同喻体动作(上位动作)的内涵存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的联系, 又都各从自身下位动作(本体动作)的认知表达目标需要出发, 对该喻体上位动作内涵内容做出相应改造或重构——包括会纳入本体目标动作语义的相关外延内涵成分(详见下文), 借此刻画动作下位概念特点、反映本体动作新的事象, 显示出“用喻体对本体作出还原性阐释的认知效果”(徐盛桓 2009: 2), 相关的概念成分功能行为和关系内容转化也促成动词概念隐喻中的外延内涵传承关系。

2 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关系性能

动词概念隐喻意义是基于动作认知完形结构所开展的语义逻辑铺垫、概念特征转陈和动态语义推导的结果, 因此动词概念隐喻首先反映在动作概念意识的经验功能和逻辑一意向功能的接应(呼应、衔接)、承转之中, 这对动词事件(动作本体、喻体)概念成分及关系的离合、转换、凸显等灵活、动态处理提出了实质要求, 外延内涵传承即是这一概念逻辑关系的积极反应和体现。具体运作中, 外延内涵传承负责概念隐喻不同层级(结构)概念成分之间的拆分、组构、转换与承接, 是动词进行概念隐喻构建的基本概念关系条件, 正是借助外延内涵传承性能, 动词概念隐喻的认知语义操作能够在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动作事象、动作意涵的输传和分类的格式塔转换, 新的动作事件语义呈现也才有了核心的概念化动作关系经验互动和主观意象转换与心理模型运作, 并建立起心理完形结构的理想认知模型(Lakoff 1987: 490; Баранов 2003: 76; 林克勤 2022: 99)。因此, 外延内涵传承是“语义认知动态性”(Beckner & Blythe et al. 2009: 15)的重要反映和体现, 十分有助于“推动行为动作范畴的相关研究向着概念化分析方向发展”(Арутюнова 1992: 4)。下面主要从外延内涵传承机理、外延内涵传承运作范式两方面对俄语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性能展开解析。

2.1 外延内涵传承机理

“外延内涵传承(extension-intension inheritance)”体现动词概念隐喻中外延内涵内容传与承的关系。所谓外延内涵传承是指经由特定认知加工, 将原有物理动作即喻体动作事件语义的外延内涵(外延+内涵)处理并承接为新的事件即本体动作事件语义的内涵特征, 本体动作构建则以此新的内涵(“扩大了的内涵”)为基点, 同时纳入相关认知意象元素、认知联想内容, 建立起动作新的语义关系和结构, 相应为动词喻义的产出奠定概念意义基础。简言之, 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表示的是动作本体和喻体、动词语义所包含的下位概念-动作衍生义同上位概念-动作基原义之间的概念特征转承关系,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心理象似和认知关联选择对本体目标域与喻体源域的概念特征关系的动态识解和语义逻辑操作。

十分重要的一点是, 动词概念隐喻中, 一方面认知加工的核心思想是以动作喻体的某(些)方面典型特征⁶为依据和参照, 来审视、思考本体动作并对其进行相应认知加工和语义认知构建, 因而形成外延内涵传承的往往是动作喻体内涵中同具身经验联系最为密切的区分性语义成素, “概念隐喻过程中, 区分性特征比泛化的类属特征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区分特征意义易于跨越范畴类属带来的障碍”。(Арутюнова 1999: 346) 另一方面该外延内涵传承中的“内涵”并非局限于上位动作意义所包含的概念特征内容(内涵₁), 而是会纳入本体动作的外延内涵内容中的某些主要、基本的属性和核心(关联)特征, 即是说动作本体会将这一部分外延内涵内容特征输传到动作喻体(思考)之中, 新建起适用于本体动作描述的语义内涵₂——下位动作的新的内涵(新的动作特征集), 并且这一外延内涵传承机理包含

着本体外延内涵的概念认知定位性、本体-喻体概念内容互动性、本体的概念认知还原性等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反映出其认知加工的概念语义作用机制和独特性能。其中定位性体现本体的语义认知主导性，互动性反映本体和喻体的语义关联性、彼此渗透性，还原性反映隐喻独特的概念转换和认知表释方式。下面分别对此展开解析。

2.1.1 本体外延内涵的概念认知定位性

外延内涵传承过程中，动词概念隐喻的操作需要对本体动作概念结构进行一定分解（包括对其中外延和内涵进行相应分解），并将本体的核心外延内涵特征和内容投射、下放到喻体动作的认知选定和思考之中、激活喻体动作概念中的相关属性和特征，为喻体动作提供认知选择参照以及认知凸显点，使动词隐喻本身具有（语境）针对性、（表达）目标性，显示出本体动作在概念隐喻之中的认知主导性。其间，根据动词隐喻语境关系和表意主旨的需要，动作本体将相关外延内涵内容透过概念转换意识和方式，输传到动作喻体的概念属性和特征之中，使其成为喻体内容的一部分，相应可以说喻体内涵属性一定程度上就是依据这部分内容加以选择和认定的。这也是外延内涵传承中“传”这一环节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动词概念隐喻往往始于本体动作事件的认知构建和表达的需要，反映出本体动作对喻体动作及其内涵属性特征选择的引导性、概念框定性和认知表现制约性——而这也就是在一定语境和认知意向综合作用之下，本体动作外延内涵对喻体内容和特征的构建性。这构成动词概念隐喻构式特殊的“事件概念化的心理路径起点”（蔡满园 2022：32—39），反映出概念隐喻之中语义逻辑成分的独特运作方式，也从“概念语义定位性”这一侧面体现出动词概念隐喻将喻体动作概念化为本体概念域特征的认知动因和相应心理意象，这即是学者们所言的“隐喻的核心位置在于我们把一种心理域概念化为另一种方式”（Lakoff 1993：203），或者说“从一个内容域结构变成另一个内容域结构”（林书武 1994：62）。

2.1.2 本体-喻体概念内容互动性

基于认知语义的本体表达定位，动词概念隐喻从概念逻辑上会进一步要求并促成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概念内容和特征的互动。所谓概念内容互动性是指外延内涵传承过程中并非单一的或单向性的喻体作用于本体⁷，与此同时本体外延内涵内容也透过自身语义特征的输出、转换和映射而对喻体内涵组成施加影响，形成动词概念隐喻运作中本体与喻体概念内容的相互作用关系，反映出“人类思维的体验性和互动性”（孙毅 2010：47）。或者说，本体外延内涵内容的典型特征部分输传到喻体内涵之中，本身就意味着二者之间彼此互动的开始，这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具体说来，外延内涵传承这一认知加工过程中，本体动作概念属性和语义特征进行主次分化操作（外延、内涵内容、特征的分解），提取出其中的核心部分进入到喻体并同喻体之间产生概念特征的相互作用，本体动作外延内涵典型特征、核心内容和喻体动作内涵互动形成新的内涵特征（内涵₂）和相应的新类（新的动作类属成员），进一步透过本体、喻体分类意识的格式塔转换，形成动作本体、喻体之间基于内涵₂的概念内容联结点、类同点，以及新的内涵化共相在动作本体之中的承继，反映动作本体同喻体之间在概念特征属性方面的深层语义映照和呼应关系，促成本体和喻体在更为抽象、概括的层次上建立起概念语义的等同联系，同时也是基于认知比照、激活和认知凸显所建立的动作现象类别信息层面的类同性。这样，“y（喻体——引注）和 x（本体——引注）成为临时的同类并具有某一（些）共同的内涵内容”（徐盛桓 2008：6）。而从该认知操作的下向因果力和客观语义结果上讲，即是本体动作部分外延内涵、喻体动作所属的内涵（上位）特征彼此联结，并以新的概念内涵方式向外输传，达成本体和喻体认知范畴意识和心理完形结构转换、建立相应主观认识和心理意象上的同一，为动词喻义的产出提供新的内涵化核心内容。因此，该认知操作借助本体、喻体动作概念语义及动作功能特征的互动、融合，使新创本体动作特征有了特殊认知依托和认知参照点，本体、喻体动作之间相应实现认知联觉心理空间中的外延内涵传与承。不难看出，

一定程度上该互动性也是本体定位性在外延内涵传承中的具体表现和进一步深化。

2.1.3 本体的概念认知还原性

概念认知还原性是指基于本体认知定位功能以及本体-喻体互动性，动作本体选择部分外延内涵特征和内容进入到喻体动作之后，该喻体动作内涵和属性会回及于本体，由本体外延内涵输传而来的（那部分）喻体特征内容反过来对本体动作事件语义特征作出新的解释和描写，这就形成其对本体的自反性描述或者认知还原性阐释效应。

具体地讲，作为动词概念隐喻上位事象（上位概念）⁸ 内涵内容部分的喻体动作，它在概念隐喻认知运作中会纳入本体动作部分外延内涵或其类属成员中的代表或典型，使该类动作类属成员的本质属性和典型特征进入到喻体动作，并据此提取出相关切合语境的凸显性特征，共同新建下位动作事象的新的内涵（内涵₂）。而这意味着根据本体的认知定位性，外延上源于本体动作、被喻体所激活的本体典型内涵特征在此得以彰显和明晰化，该特征连同喻体本质属性特征共同成为概念隐喻的认知取象点，同时接受新的“内涵化”处理并成为构建本体动作的核心语义特征。这样，该新的语义内涵自反性地重新回到本体动作事象的认知语义呈现，形成对动作本体还原性的认知描写和阐释。其间至关重要是，从动作本体外延内涵内容及相关喻体特征中提取出新的典型特征并重新确立出联结本体和喻体的新的内涵属性特征（内涵₂），进而以此为认知参照和语义凸显点对本体动作进行构建和描写、刻画。例如：Слово режет сердце（切割_{1/2}—伤害₂⁹：这番话刺伤人心/让人心痛）；Совестъ кусает сердце（咬啃_{1/2}—折磨₂：良知折磨着人的心/让人不安）。上述有关于言语概念物 слово 和道德概念物 совесть 的动词 резать, кусать 概念隐喻例句中，首先分别从本体动作的外延内涵中分解和确定出“心理知觉上让人疼痛、难受”“心理意象上让人感觉被撕咬、受煎熬”的涵项内容和特征，并将其输传到各自的喻体内涵¹⁰（上位概念或内涵₁）之中，进而分别对包含本体涵项特征的喻体特征进行新的内涵化和相应的新类构建，选择和认定各自新的内涵特征“伤害”“折磨”（即 резать, кусать 各自的内涵₂）作为联系本体和喻体的共相内容和特征，重新对本体动作进行构建和描写，分别形成动词 резать, кусать 概念隐喻中本体特征对新的动作事件内容的概念认知还原性阐释。归结起来，与本体的认知定位相关，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首先关系到本体的语义特征向喻体的输传，然后是喻体外延内涵内容和动作事象相关特征的重新提取，以及由此建立新的核心概念特征和有关于本体动作的新特征集（内涵₂），最后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建立起概念内容、特征的代换、转化和对接，动词概念隐喻新的语义内容获得相应语义功能特征和核心概念框架信息。

由此观之，“外延内涵传承”其实质是对动作本体外延内涵内容和语义成分的认知加工、激活、凸显，并将其输传到喻体动作内涵并参与到新的内涵化之中，使其转化并重新进入到动作本体的概念内涵成素¹¹和语义描述的认知思考点和着力点。这一转化本质上所反映的是概念隐喻过程中动作事件语义成分由类化、泛化（抽象、概括）向细化、实化、典型化的转换以及动词认知语义的意义成分互动作用关系，即不同动作概念成分之间的创新性认知想象和图式心理-意象联结，所反映和折射的是本体和喻体动作事件之间在概念内涵层面上的实质关联和深层互动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概念隐喻中动作源域与目标域内部结构的作用关系特点，正如 K. U. Panther 谈到，“隐喻不仅依赖源域框架和目标域框架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还应考虑源域和目标域框架的内部推理结构。”（转引自吴淑琼，张荣霞 2023：107）

2.2 外延内涵传承运作方式

许多情况下，动词概念隐喻的认知创造始于本体动作内涵特征的认识和体验，以及对具有突出、鲜明的认知表现力的相应喻体动作的恰当选取和认定，亦即二者之间“最佳认知关联”的确定和建立。而这在隐喻的外延内涵传承运作相关的同质重合选择、异质同化选择当中有着直观的反映和体现。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的基本运作和表

现形式即为同质重合选择和异质同化选择。A. Deignan 曾经指出,“概念隐喻表现一种同语词核心义相关联并被觉察到的那一关系,抑或是两个不同语义域之间的某种联系”(Deignan 2005: 34),而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的同质重合选择和异质同化选择均很好地反映和表释了这一思想,深刻体现出概念关系成分和动作概念域的认知作用联系。下面分别对此展开讨论。

2.2.1 同质重合选择

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首先是进行同质重合选择操作,它所处理的集中在动词概念隐喻中有关于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共性特征和象似性内容部分的认知加工和操作。同质重合选择的核心在于:从目标动作和本原动作的基本概念框架内容出发,基于动作本体的认知定位参照、以本体动作部分外延内涵为认知基点,在本体动作概念域和喻体域概念内容的互动中筛选、确立相关典型特征和内容,形成喻体外延内涵内容的重新内涵化,并借此建立起有关于本体的新的内涵特征(内涵₂)和相应的新类(新的类属成员),然后以内涵₂为代换项或者语义认知共相,在心智思维中建立起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分类逻辑格式塔转换,从认知心理和概念意识上对不同事件范畴进行心理完形结构的同一性换置,进一步使新的内涵特征在动作目标域中得以认知凸显和强化,以此典型特征和内涵化属性来审视和反映、刻画本体动作事件框架和核心语义内容,同时也就达成了外延内涵在本体动作表现和描写中的传与承。因此,同质重合选择主要体现概念隐喻过程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语义联结和概念类同性——原本不属于同一认知概念域,但基于动作特征某些方面的心智思维和心理联想中的相似、相类性,而达成借助实体的物质经验行为来理解抽象的经验行为(参见束定芳 2000: 63; 张敏 1998: 100; Evans & Green 2006: 318),同时获得相同内涵属性亦即隐喻动作框架之下的临时性同类,这也表明本体和喻体在更高或更抽象的概念层次上建立起类同关系并拥有相同的内涵内容和特征。

例如,Совесьть терзает сердце(撕咬); Совесьть грызёт сердце(啃咬); Совесьть гложет сердце(啃噬)。这里基于本体外延内涵的定位和输传,会将同人内在表现相关的抽象的“消极精神-心理影响”相关内容投射和下放到喻体动作“咬,撕,啃”的内涵特征中,然后提取出典型特征“某种消极力量高强度作用于客体”,并以此为凸显特征重建新的内涵特征集(内涵₂)即“被撕咬一样难受,不好过”以及相应的动作新类,该新的内涵属性进而会在概念意识上同化、代换本体动作特征,本体和喻体的共同属性和特征借此得以重合选择,相应物理动作体验上的“难受,痛楚”等同于精神-心理感受上的“难受,苦痛”,本体动作事件获得物理实在意义上的形象表达,并且也生动、具象地传递出道德-心理层面的“内疚,受折磨”这一语义内容,从而着实而真切地达成人的物质属性和精神、社会属性的有机契合、体现出动词概念隐喻的“文化释出性”¹²。因此,这里动词的概念隐喻包括激活本体动作的目标表现特征或认知定位和参照性特征、凸显喻体动作中的相关特征,在本体动作外延内涵以及喻体动作内涵相整合的基础上对本体进行新的“内涵化”操作,同时建立起二者之间的一种抽象概念语义联系以及本体、喻体之间分类逻辑心理完形或格式塔代换,本体动作和喻体动作基于互动关联及传承转换关系而归结为同属一类的、新的动作内涵特征即内涵₂,进而形成本体动作“(良知)受谴责,受煎熬”与喻体动作“撕咬,啃咬”内涵属性的同质重合选择。

2.2.2 异质同化选择

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其次是进行异质同化选择操作,它所处理的是动词概念隐喻中有关于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差异性内容或区别性特征部分,亦即动词隐喻认知中核心的语义表达部分。异质同化选择的要点是借助本体外延内涵向喻体输传的核心(涵项)内容同喻体内涵特征的互动确立出新的内涵(内涵₂)及相关新的类属成员(新类),并立足于内涵₂这一概念共相进行分类逻辑的格式塔转换,选择喻体动作相异点来替换、覆盖本体动作

之中的对应项或相类项,从而在认识上和心理意象上使本体动作中这一相异的关联点被同化为喻体特征,同时喻体内涵₂特征也就承继到下位概念的本体对应项,本体动作相应借由包含喻体典型特点的新的内涵化特征(内涵₂)得以形象化认知表达,实现外延内涵在新的本体动作中的传与承。经过这一认知操作,动作本体与喻体之间建立起具有外延内涵传承关系的心智想象性链接,从而也达成二者之间动作意象和心理图式的动态转换,体现出喻体内涵特征同其所指向的本体动作之间的有机关联和互动。

例如, *Совесь колет сердце* (刺扎/刺伤); *Совесь царапает сердце* (抓挠); *Совесь угрызает его* (咬碎)。这里基于认知象似性和本体认知定位、参照性,本体部分外延内涵内容“抽象的消极影响”输传给喻体,该内容、特征同喻体内涵特征“具体的身体影响”建立意义互动,然后通过相应的喻体凸显特征“受伤痛”形成喻体属性的重新内涵化或新的内涵特征集(内涵₂)即“受损并有伤痛感”,并成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共同代换项,进而以此交换项的内涵特征和内容来构建、描写本体动作事件,一方面使其在新的动作语义描写和表达中得以承继,另一方面选择喻体内涵中的不同点“身体伤痛感”来对本体动作事件对应项“无身体伤痛感”进行覆盖和替换,达成其对包含相异特征的本体动作对应项的同化,亦即“异质同化选择”,同时实现上述动词概念隐喻中本体、喻体的外延内涵传与承,也构成动词概念隐喻中客观物质内容与主观概念化内容的融合——“客观的概念内容(conceptual content)和主观的心理意象(mental image)的‘合体’”(张立飞,张继东等 2017: 51)。

归结起来,同质重合选择和异质同化选择分别代表和反映动词概念隐喻中的不同概念化认知方式和分类格式塔转换形式,前者体现动作本体同喻体的相类性、联结性和特殊的同一性,而后者凸显本体动作的认知语义内涵和新的认知创造价值点。总体上同质重合选择和异质同化选择都借助动词构式语义和相应语义成分关系作用于动词概念隐喻意义的衍生以及本体动作语义的生成与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俄语动词概念隐喻的外延内涵传承中,同质重合选择和异质同化选择这两种方式并非彼此分割和孤立的,它们往往基于动作本体内容的传达而统一于隐喻的认知运作过程,总体上都反映出“隐喻发生的多向性、复杂性、动态性、新显性、完形性”特点(孙毅 2015: 19)。认知操作中,当侧重于确立本体和喻体动作的相类性、联觉性和等同性时,所运用或者凸显的是二者外延内涵的同质重合选择形式;而当侧重于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喻体相异点及其典型特征对本体动作对应项的覆盖性和同化性时,则采用、凸显的是异质同化选择方式。两类选择方式在动词概念隐喻动作事件意义的认知构建中得到有机统一。

3 结语

综上所述,动词概念隐喻的动作本体和喻体表现出典型的外延内涵传承性能和特点。动词概念隐喻外延内涵传承通过动作本体和喻体的推理转换和概念语义成分关系互动、整合,形成动作本体构建之中新的内涵属性和特征,使动词喻义衍变有了概念逻辑意义成分的功能意象支点和语义来源,并为动词隐喻新创意义发掘出个性化的语义表现特征。研究表明,外延内涵传承深刻反映了动词概念隐喻的概念特征选择性、互动性、置换性、映射性等认知语义实质;外延内涵传承是动词构式中语言成分单位意义共现关系在隐喻认知层面的概念成素作用方式映现,相应它既是对动词概念隐喻内部基本语义关系行为的概念逻辑性描述,又是对动作本体和喻体对应关系所作的认知关联和概念化思考、处理,构成动词概念隐喻建构之中的一个基本条件和重要环节。此外,外延内涵传承过程中,施喻者的具身认知经验及其对动作涵项内容的认知选择、认定、关联、分合和认知凸显等对于动词隐喻语义逻辑的构建同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理由认为,外延内涵传承是动词概念隐喻经验互动、认知加工体认性以及动作本体-喻体互动关系在其概念逻辑和概念成分承继、转换方面的积极反映和重要体现。

附注

1 认知本身属于“与‘情绪、意志’等相对的心智过程，是客观事体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反应”（王寅 2014：62），它所相关的这部分“概念结构”“概念表征”内容往往折射的是认知者“内部语言”的心智思维、文化统觉和经验意识过程、特点，关联于概念隐喻的“认知百科知识观”（Evans 2007：72），同时也是动词概念隐喻文化认知内容的重要来源，“概念隐喻是体验的（embodied），打上深刻的民族文化烙印，潜藏于人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判断中”，（肖家燕 2007：11）正是有了相关文化感知和体验的价值、功能定位潜势，“隐喻在创造社会、文化及心理现实中发挥关键作用”，（李文中 2015：109）进而透过概念隐喻的文化-认知运作能够达成“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发展进化方面的一致性”。（Судакова 2017：62）

2 “隐喻表达不不只是指称隐喻，而会涉及行为、事态、状况等”，（徐盛桓 2010：27）这里的内涵与外延指向的都是动作情景事件及其概念内容，与行为动作的认知概念化相联系（Степанов, Проскурин 1992：5—14）。

3 需要指出的是，动词概念隐喻运作过程中，它会具体呈现为是动作喻体事件语义外延、内涵的整体，并且其中所凸显出来的相关外延内涵内容还会同本体核心信息整合成为新的“内涵化特征”（内涵₂），亦即本体动作事件中新组建的动作概念特征内涵集。详见下文。

4 “心理象似”是主观意象化、概念化所建立的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认知联类性、同一性，亦即认知者赋予不同概念域动作、事体的主观共有的某方面属性。心理象似性在此往往表现为动作物象同人的觉知、领悟、想象、情感、意趣、观念、价值想象等能动作用的文化性产物，同时它也积极丰富着文化认知的内容，并进一步形成相关的“文化象似性”。

5 实际上这类成员也具有概念隐喻性质，只是它们所表现的属于物理性质动作事件，没有跨越“物理域”范畴，因而从概念化动作事象特点和呈现方式上看，虽然本质上都包含了“基于身体经验的概念映射”这一特点（Lakoff & Johnson 1999：236），但不如抽象域的认知映射和转移那样突出。

6 这（些）方面的典型特征许多时候也存在于本体动作中，但往往需要以抽象的概念识解方式剥离、甄选、提取，因此一开始或未被发现或未受到重视，尤其在认知联类性不够清晰、不够直观化的本体动作动词概念结构中更是如此。并且如果本体原本没有此特征，而被认知主体发现并赋予其该特征，这实际意味着认知新创隐喻的开始，所产出的将是创新型的动词概念隐喻。

7 “本体和喻体事件属性的映合、交汇点是二者互动的产物。所以说喻体和本体之间应该是互动关系，不是单向作用关系。”（彭玉海 2011：40）

8 动作喻体所处的上位动作事象有助于在“更高层次或者更为抽象的联系”之中识解和表现动作本体含义（Way 1991：187），能使本体动作对应的动词喻义分析更为扎实、牢靠，这也是 J. G. Martin 所说的“隐喻中起作用的是字面意义和转移意义之和”。（转引自范文芳 1997：9）

9 “切割_{1/2}—伤害₂”——系指动词 резать 喻体的内涵₁和内涵₂（切割_{1/2}），以及 резать 对应的本体动作、动词喻义即外延₂（伤害₂）。后续动词 кусать 内涵、外延关系标示类同于此。

10 动词概念隐喻中，喻体动作内涵特征的功能特点同其外延（上位动作外延₁）动作个体实际也存在特殊联系：它会以动作现象类别信息联想的方式，帮助喻体动作内涵属性更为具体、实在地同本体动作产生意象勾连与认知心理跨接，内涵动作特征相应会自反性地纳入射指动作类属成员的特点。这里两个例句中动词 резать, кусать 的喻体内涵同动作本体产生关系时，一定程度上会分别吸纳来自于其相关类属成员如“切，割，砍，劈，锯，削，剖，宰，剥，杀”、“啃噬，撕咬，蜇咬，叮咬，啄咬，啮咬，刺扎，抓挠”等动作方式的内容和特性。

11 需要强调的是，动作喻体中的外延协同上位动作概念的核心内涵特征（基本属性和特征）一起加入这一传承过程，并且正是通过该内涵属性和特征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同本体动作在概念特征方面建立起沟通和联系，从而最终在本体动作中实现外延内涵的传与承。

12 这也正是动词概念隐喻对有关于人的属性和人性特点的文化感知内容的形象化表征，“人是物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综合体；而人性是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属性的总和。”（Розина 1991：55）

参考文献

- [1]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От редактора[A].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одели действия[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 [2]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3]Баранов А. Н. О типах сочетаемости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2003(2).
- [4]Судакова О. Н.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культуры в работах Ю. С. Степанова[J]. Вестник С.-Петерб. гос. ун-та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 2017(2).
- [5]Розина Р. И. Человек и личность в языке[A].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1.
- [6]Степанов Ю. С., Проскурин С. Г. Концепт "действи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ы[A].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одели действия[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 [7]Beckner C., Blythe R. A., Bybee J., Christiansen M. H., Croft W. & Ellis N. C. 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sition Paper[J]. Language Learning, 2009, 59(S1).
- [8]Croft W. & Cruse D. A.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9]Deignan A. Metaphor and Corpus Linguistics[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10]Evans V. A. Glossa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2007.
- [11]Evans V. &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13]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A]. Ortony A.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4]Lakoff G. &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15]Way E. C.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metaphor[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 [16]蔡满园. 旁格宾语的理想认知模型观[J]. 山东外语教学, 2022(2).
- [17]范文芳. 隐喻理论探究[J]. 山东外语教学, 1997(1).
- [18]雷 卿. 外延内涵传承与隐喻的生成及理解[J]. 中国外语, 2010(5).
- [19]李文中. 《道德经》的核心概念及隐喻的英语表述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5).
- [20]林克勤. 体认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人本观和历史观[J]. 外国语文, 2022(4).
- [21]林书武. 《隐喻: 其认知力与语言结构》评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4(4).
- [22]彭玉海. 俄语动词隐喻的语义解读[J]. 外语学刊, 2011(5).
- [23]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4]孙 毅. 英汉情感隐喻视阈中体验哲学与文化特异性的理据探微[J]. 外语教学, 2010(1).
- [25]孙 毅. 当代隐喻学在中国(1994—2013)——一项基于 CSSCI 外国语言学来源期刊的文献计量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3).
- [26]王 寅.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 2014(6).
- [27]王 寅. 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2).
- [28]吴淑琼, 张荣霞. 《认知语用学导论》评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2).
- [29]肖家燕. 《红楼梦》中概念隐喻英译研究[D].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30]徐盛桓. 隐喻为什么可能[J]. 外语教学, 2008(3).
- [31]徐盛桓. 外延内涵传承说——转喻机理新论[J]. 外国语, 2009(3).
- [32]徐盛桓. “A 是 B”的启示——再谈外延内涵传承说[J]. 中国外语, 2010(5).
- [33]张立飞, 张继东等. 汉语“V 在+LP”构式的论元识解功能[J]. 外语教学, 2017(2).

[34]张 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5]赵继政, 陈春菲, 周 榕. 概念隐喻对中英双语者隐喻表达理解的中介效应探析[J]. 外国语文, 2018(1).

Concerning the Performance of Extension-Intension Inheritance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Peng Yu-ha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8;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includes a distinct and unique cognitive-logical conceptual module and classification gestalt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That is, the extension-intension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ion tenor and vehicle in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which, lik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simila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core and semantic logic foundation for verbal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and cognitive operation. Through the unique extension-connotation relationship content's structure (method) of action, the extension-intension inheritance establishes the empirical association interaction, category bridging and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of psychological gestalt for the verbal metaph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between the action tenor and vehicle, and constitutes a very unique logical-event form and conceptual psychological model in the semantic relevance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s cultural releasability. Interpreting and clarifying the issue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extension-intension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categorical logical reductive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s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gnitive semantic descriptions in the deep level of mental think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an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Keywords: verbal conceptual metaphor; action intension-extension; intensification attribute; gestalt conversion; the performance of extension-intension inheritance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动词概念隐喻的文化认知研究”(批准号: 19BYY2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批准号: 17JJD740005)。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四川重庆人,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语义学、认知语言学、文化学。

收稿日期: 2023-01-11

[责任编辑: 李 侠]